讀書録 四之六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九四四九 號 七一 函 七六 架 冊

内閣文庫 漢 類 九四四九 號 七 冊 二九九 函 一〇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49
冊數 7 (2)
函號 299 60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商ノ周

讀書録卷之四

大象辭皆以理言

天之道元亨利貞民之故仁義礼智

程子之易主孔子

只一理春謂之元夏謂之亨秋謂之利冬謂之貞因時以立名耳

伏羲時卦畫雖具而占卜之法未備意唐虞夏商之世已有占卜之法如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箕子陳洪範稽疑之疇尤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詳於卜筮大卜掌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
曰周易以是觀之則周以上蓋已有占卜之法
矣周易則因文王演易繫彖周公繫爻而得名
周以前占卜之法既皆不傳今所傳者惟周易
至孔子則作彖傳小象大象文言繫辞説卦序
卦謂之十翼然周以上易雖不可見觀經傳論
載之語蓋皆專主卜筮文王周公之易則皆發
明伏羲卜筮教人之意尤着至孔子則始詳於
義理而不遺卜筮程子之傳専主義理朱子本
義則推原作易教人卜筮之意於千古之上讀

易者各即其意而觀之可也
朱子之易主邵子啓蒙可見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无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
孝友于兄弟爲爲政之本
成性存存所以之本也道義之門所以達用也
性是本來固有之理惟存之又存則道義由是
而出矣
行浮於言
行七八分言二三分
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无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為寛縱暴恣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恵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寛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寛可也

欲人悦己則人有惡己者矣

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悦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只令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處事在己者只當務實若能動人否則在彼耳我何容心其間哉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无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為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

處事詳審安重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惟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宴息之

時亦當致其儼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隱
政持己内外一於恭敬則動靜无違人欲消而
天理明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只是自然故易簡人
能順自然之理則易簡者可默識矣

人只是箇心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无許
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横生而紛紜多叓
矣

少欲則心靜心靜則事簡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
所不當爲耳

一爲外物所誘則心无須臾之寧矣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
之擾擾而遷易也

閑邪如城郭城郭不完則外寇入閑邪不密則
外慮侵

事貴斷制擺脱

用法秤量輕重要不失其中而已

法者天討也玩法所以玩天也敢不敬乎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

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寃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寃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戴顕名秉三尺者忍爲此乎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感自内出應由外來

陰符經曰萬化定基易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其旨一也

至宋儒而道術一

漢儒讖緯九流之雜唐士釋老辞章之支至宋儒出而道術定於一今學校之教經術之習絶口於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宋儒之功也

其有功於易學大矣

圖象隱於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於易

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易之本原至邵子而復明

一本二下有歩字

行第一歩心在第一歩上行第二歩心在第二歩上三歩四歩无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第一歩而心在二。三歩之外行第二歩而心在四五歩之外即非敬矣至若寫字處事无不皆然寫第一字心在第一字上為一事心在一事上件件専一便是敬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與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无滞行欲方截然有執

膽大心小似知崇礼卑智圓行方似和而不流

象由卦生德以象立

仁健義順與天地合其德也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明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與四時合其序也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心細密則見道心麁則行不着習不察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書稱舜曰濬哲蓋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无謀也

讀書皆以明本來固有之理而欲行之无疑耳

為學大抵就己分上去其本无之私欲全其固

有之天理耳
德不德能不能厚之至也
聖賢之子孫賢不肖皆天也天本无心人之生
也偶値其氣之清明純粋者為賢知得其氣之
昏濁駁雜者為頑愚若聖賢之子孫有賢不肖
之異者則以所値之氣不同耳後人因見聖賢
之子孫或有不肖者乃謂聖賢已奪其秀氣可
謂繆悠之論矣
體認之法須於身心之所存所發者要識其孰
為中孰為和孰為性孰為情孰為道孰為德孰
為仁孰為義孰為礼孰為智孰為識又當知如
何為主敬如何為致恭如何為存養如何為省
察如何為克己如何為復礼如何為戒慎恐懼
如何為致知力行如何為博文約礼於凡天理
之名皆欲識其眞於凡用功之要皆欲為其事
如此則見道明體道力而无行不著習不察之
弊矣
有人為學者徒曰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
則所講所學者實未知為何物也
天理如人之理之名如人之有指既識人之為

須親見人之貌方爲眞識其人能知理之名須
眞知理之實方爲眞知其理徒知理之名而不
知理之實猶徒識人之名而未嘗親見其人之
貌又烏得爲眞知眞識哉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
曾用反化之功則亦无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
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
百倍之功不能也

无限量无欠缺无間斷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事變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此果何物邪推而上之莫究其始引而下之不
見其終測之而无窮資之而不竭離之而不開
斷之而不絕此果何物邪竟不可得而名也

淵淵乎天源之莫測浩浩乎天流之无窮

千古聖賢未嘗不以警懼之意爲勉

治世君臣警戒之辭多衰世君臣諛說之辭多

借問天源深幾許古今常只是滔滔年年成就
无遺物本體何曾減一毫

聖賢之心決持千萬世之綱常

常日役役於物忽有一念之善生即夫子所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日力於爲善忽有一念之懈生即夫子所謂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語之而不惰只是顔子之心深契聖人之言故每聞每新忻悅不已而行之亹亹忘倦若心與言不相契則每聞每厭矣尚安能忻悅不已而發之所行哉

理氣間不容髮如何分孰爲先孰爲後

循循而不已者其有所至歟

防小人密於自脩

三綱五常之理萬古猶一日

非實理則月異而歳不同矣

太極只是箇性字

周子之太極即中庸之誠

今之學者有開口即論太極者不知果識否不然吾恐徒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也

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

言者

一理涵萬物萬物分一理

萬物各得一理之一分而一理之本體依然完具初无絲毫之減損也

萬物一年生〻一番是得一年之氣萬物雖銷落泯滅无餘而氣之滾〻日新者自无窮已而所以无窮已者豈非太極爲之體歟

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舜命棄播百穀契敷五教繼以皐陶明刑

食教刑三者相因可見有虞爲治之序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萬物自微以至着

聖人全體太極渾身是天理也

究竟无言處方知是一源

雲厚則雨甚雲薄則雨少

欲問収功何所似玄天幽默本无言

不識理名難識理須知識理本无名

孰爲始孰爲終乎氣之息其始乎始之前爲終終之前復爲始殆不可知其孰爲終孰爲始蓋必有能始能終者居其間而卒莫之始終也

未有一本作本无

海其大乎曰非也嶽其大乎曰非也地其大乎
曰非也然則孰爲大曰天爲大海者天氣之流
萃嶽者天氣之流峙地者天氣之流結是皆天
之所爲也天之所爲者若有方矣而其所以爲
者則未有方也以其无方則天之大不亦宜乎
駿駿而明者日之爲乎曰日特陽之一物耳非
能爲明也駿駿而暗者月之爲乎曰月亦陰之
一物耳非能爲暗也然則明暗孰爲之哉曰氣
機一動而群陽闢晝之明從乎氣機一静而群
陰翕夜之暗隨之動静翕闢皆機之所爲而實

未嘗有爲也是皆循環相推而不得已乎尓
氣有形理无迹氣載理理乘氣二者渾渾乎无
毫忽之間也
萬物未生不加多萬物已生不加少易所謂富
有日新其是之謂歟
謂有乎則視之无形也謂无乎則其來有本也
有本而无形則有而无矣无形而有本則无而
有矣有而无无而有非眞知有无爲一體者不
足以語之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皆可見也而其所以

為是則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者語人孰信哉蓋必心得而後信也心得非他必自近始近莫近於吾身吾身百體皆可見也其所以為是百體之宜則不可見也可見而无不可見者為之主則百體皆失其職矣舉近以明遠則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萬物之理一也

升堂入室必以階而君子為學亦必以階小學大學古為學之階也秦漢而下學者莫得其階升堂入室者寥寥而迷惑顛躓於異學功利之途者衆矣卒亦何所至邪今朱子小學四書猶

古之階也循此而賢循此而聖是在人學耳舍是而階於他吾不知其所至矣

豈獨樂有邪鄭邪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恠誕不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讀而樂道之蓋有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可異於樂之感人也哉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太極上有一字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論理
氣最分明又无離而二之之病
萬物定于一萬事定於一萬古定於一
如耳目口鼻手足之理各具之太極也一心之
理統體之太極也
自一身言之耳有耳之理目有目之理口鼻有
口鼻之理手足有手足之理以身之所接而言
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夫婦長幼
朋友有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以至萬物有萬物
之理凡此衆理莫不窮而通之所謂窮理也既
知其理於一身之理必有以踐之於人倫之理
必有以行之於萬物之理必有以處之所謂盡
性也能盡其性則理所自出之天命莫不有以
造極一原所謂至命也理也性也命也雖同爲
一理初无本末精粗之殊而窮也盡也至也則
略有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察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乍存乍亡者是間斷之時多也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
習有未盡去乎

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剗絶之

吾北歸得如非復呉下阿蒙則庶有進乎若與初來時无異恐有愧於故舊也

朱子遣子從學欲其一變舊習而歸曰念之念之无忝尓所生吾来湖南三年矣北歸有進庶無忝尓所生乎

仁則一不仁則殊

生理無不貫者仁也

仁道之大莫能禦

仁推之于萬億物无不通

生意无窮偶於李核可見如一李核種之即成一株一株姑以結百李言之種之即成百株百株結千李種之即成千株千株結萬李種之即成萬株萬株結百萬李種之即成百萬株由是推之生生之理蓋不可勝窮也仁道之大于此亦可見

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曾點言志只是箇仁字

滿招損謙受益即謙卦虧盈益謙之意

一本言上有以字

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二帝三王治天下純是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漢唐歷代治天下純是人欲之私帶些子天理於其間

開眼六十四卦皆見於天地之間

讀有卦畫之易當知无卦畫之易有卦畫之易今之易書猶可以言求无卦畫之易則可以心會而不可言求邵子所謂須信畫前元有易是也

萬物皆一陰陽陰陽皆一理

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已知如未知已能如未能則有進

事未至先无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撓雜矣應事安得不錯乎

不敢有邪心漸進於誠

聖賢言格物致知處便當效其格物致知言存養省察處便當效其存養省察聖賢言教之法无不效其所言則讀書有切己之益而不為口耳之陋矣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是好道理然當自體諸心果能實好此好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好道理否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謹防外好以奪志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虚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閒而入矣

人心貴乎光明潔淨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下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无時无事不然

一本無下字

天地自然之文物物皆具如花木文縷絲色之類皆是也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體賁乎威明共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為體貴乎明慎茲用

一本體下有用法二字

體下有用法二字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

則能照則明則能斷

外物至輕己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外物為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常得心在內則寡過矣

心一放即悠悠蕩蕩无所歸着

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

細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无纖毫作為之思故

真字一作直

人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

順理而行則真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

聖賢之迹固當考而己之所行者又當隨時揆之以理而不必其事之同如禹稷顏回迹雖不同而道則同也

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脉絡條理也循其脉絡條理而行本无難事惟不知順理妄行所以崎嶇險阻不勝其難也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入一本作大

人能知天地萬物、各有截然之分、則心自定矣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讀前句如无後句、讀此書如无他書、心乃有入

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伐夏、一出於上天之公、孟子所謂天吏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苟有利天下之心、則非所以爲湯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之不幸、天下之幸也

天之生物一本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易有太極、易者陰陽之變、而其所以爲是陰陽之變者太極也

聖人言太極、就陰陽中指出此理以示人、元不曾離陰陽而言、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不曾外陰陽而言道也

一分而為二一即在二中而一、之本體未嘗分也二分而爲四一即在四中而二之一則未嘗少也四分爲八一即在八中而四之一又未嘗減也以至八分爲十六十六分而爲三十二三十二分而爲六十四一則隨所分而无不在而其分之主則自若也蓋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而一隨生隨在者分之殊也六十四根於三十二三十二根於十六十六根於八八根於四四根於二二根於一者理之一也理之一各貫於分殊之中分之殊畢綂於理一之内分之殊若分矣而理之一則渾然无所不包實未嘗不合也理之一若合矣而分之殊則粲然各有條理實未嘗不分也分而合合而分斯所謂一以貫之者歟

一心管萬變理一分殊萬變由一心分殊理一

天陽地陰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者鬼神也故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陽之能伸者神陰之能屈者鬼二物也伸極而屈者神之鬼屈極而伸者鬼之神一物也二而

一一而二知道者默而觀之
生天生地生陰生陽生温生熱生寒生凉生日
生月生星生辰生雨生露生雷生霆生水生火
生木生金生人生物生獸生禽生生之多蓋不
可勝窮也而皆本於一生
太極動而生陽神也静而生陰鬼也鬼神者其
太極乘氣機而屈伸乎
英氣甚害更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従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褊窄浅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浅深
萬物之形着者其始也甚微
河圖虚其中以為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皆由
是以生邵子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也
畫前之易不待卦畫而已着者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践履過則更與理相安而皆
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践履過則理
與事不相資終无可依據之地冒點所以流於
狂也
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為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

精厭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
鮮不流而爲異端
二程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脩有序
直是要求實理實理之名雖在書而實理之理
則在理
曲折細微理无不貫
讀書當着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
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
新民止於至善便求三者的爲何處如此則當
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爲文字言語所

纏繞矣
因閑畫伏羲八卦小圓圖貼於壁上觀之覺有
流動之意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
孟子纔言象便非真因象以識其真則在人要
耳
毎月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
礼智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聖人取人極寛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
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

於人小過必弁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聖人取人雖不以有功而捨其過亦不以有過而捨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天下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没其功者多見其刻核之甚、也

老子道德經常无欲以觀其妙應上文无名天地之始常有欲以觀其徼應上文有名萬物之母

讀二典三謨夏商周書其明白者皆有功於學者之身心愈讀愈有味

知我者其天乎猶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言與天地之化育默契爲一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但中庸言已契天論語言天契已其實一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礼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蓋下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是上達仁義礼智元亨利貞之天理也謂之天知者非聞見之知也乃天與聖人默契爲

一是以人不能知而天獨知也然五者始舉變
理之大者而言其實元一而非下學人事上達
天理也
夫子發莫我知也之歎蓋當時之人雖知夫子
爲聖人但雷同知其名而已實不知聖人之所
以爲聖人也知聖人所以爲聖人如愚之顏子
一唯之曾子而已如子貢之高識猶未及此故
曰知我者其天乎然于斯之際子貢雖未能盡
領夫子之歎若後來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言夫
子猶天不可階而升及綏來動和之論則子貢

亦可謂深知夫子矣

愿按
核當作枝

家人卦治天下之本備乎
偶食桃梅（桃樹接梅核結實者）其生者味酸熟者味甘因
思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爲學爲
善皆貴乎熟不獨仁也苟爲不熟乎得其味之
美哉
君子熟於善小人熟於惡
君子熟於精微之義小人熟於機詐之巧
君子熟於公正小人熟於私邪
理象數辭易備乎

上下遠近大小内外渾是天也
天外无物物外无天
理氣象數之外无餘物
大小大道理吾心悅而不口不能言
擧此以告人人其信之乎吾其誰告之
毫私不有渾渾乎其深大也
融釋與道為一
元來學不可有為有為即人欲而非天理矣
觀天之道皆公而自然不為何而春夏生物不
為何而秋冬成物人之道亦公而自然不為何

以也字一本作自矣

而行仁義不為何而行禮智若有為而行即私
而不公矣
讀咸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咸
湯以元聖稱之有以也夫
商書數篇光明峻潔眞所謂灝灝者也
典謨仲虺成湯伊傳諸書尤切於學者
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有一念之雜即隔
一重矣
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

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
罔覺遜志時敏允懷終始典學皆為學之功乃
來道積于厥躬厥德脩罔覺皆為學之效
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下文即繼之曰學
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蓋學古訓即所謂求多聞事不師古之事即時
惟建事之事非有二也求多聞猶易曰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耳必謂資之人可乎
既乃遯于荒野暨厥終罔顯只是耳盤隱遯不
顯于世耳當以朱子語錄為正

張南軒无所為而為之訓之其義甚大蓋无所
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
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
平平如无事一般便是无所為而為若有一毫
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
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无所為而為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之意
无所為而為猶當理而无私心仁也有所為而
為者事雖當理未能无私心也謂之仁可乎

如乍見孺子之入井惻隱之心發无所為而為
也若惡其聲納交要譽之心生即有為而為矣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狂者也
觀師冕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
之於瞽者鮮不忽易而欺詒之于此亦可以觀
聖人之氣象
觀聖人與師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人感
慕于數千載之上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於下人
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
之心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忘
近來誠實畏天而不敢萌一念之惡
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
洪範二五章践形盡性之學備於此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君子小人迭
為盛衰
君子居君子之位小人居小人之位則治反此
則亂有天下國家者皆當親君而遠小人子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身終不為邪暗

一本無下字

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以顔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
理明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好正道則正人至好邪道則邪人至氣類相感
也
君子之出處當脩之身而聽之天彼早汚苟賤
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邪正相爭勝負久矣
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聰明
時乂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克綏厥猷惟后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
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歴観
自古聖君賢相之言如此則天之所以立君者
不過欲治民教民養民使各遂其生而已豈有
他乎哉
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只是説性情
衆妙之門猶道義之門
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程子曰予之所傳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則在
人耳不但讀易之法如此他書皆然

莊子斷輪之説深中學者溺於語言而不得其意之弊世有開卷則能説義理眞若有所得者掩卷則茫然漫不知所説爲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弊也久矣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爲眞見眞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余覺前二十年之功不如近時切實而有味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遑恤其他

先天圖却觀坤艮坎巽乾兌離震以至復皆前天地之往順觀自復震離兌乾巽坎艮以至坤皆後天地之終往者推其往而無極來者推其來而無窮所謂引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推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

占卜古爲大事舜欲禪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洪範稽疑專以卜筮爲主大誥洛誥諸篇凡征伐定都大事皆歸重於卜以是知占卜古爲大事

古者占卜之法聖人以至公無私求之其求之之心固已神矣則龜筮之神安得不應之如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之語可見後人以私
意邪謀求之欲其應也難矣

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
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雖微細事不可苟皆當處置合宜

寡欲省多少勞擾

只寡欲便无事无事心便澄然矣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
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讀書所以不見德崇業廣者只是講説不實
行如講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爲
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讀顔子問爲仁章便
能非禮勿視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講説
耳

看得爲學无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
行一句便有益

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
事不妄爲支事皆天理

因无窮盡故无方體若有窮盡則有方體矣

心誠色温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讀書錄卷之四

讀書錄卷之五

凡卦六爻以初二三四五六爲主以所値九六之爻爲容所謂周流六虚者也

卦爻六位皆虚隨所値竒偶居之

天下无獨必有對河圖卦畫可見

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哉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道哉

雨皆地氣自下而上蒸騰而成天氣高則氣奄清不能成雨也

雲濃則成雨氣濃則生物易曰天地絪緼萬物

化醇過惡揚善非剛明者不能故於大有言之
内則外明大有也
人不能有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
疑也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无疑
其進自不能止矣
雷電風雲雨露雪霜之類皆氣聚而有聲有形
既散則无迹矣神矣夫
細看天地萬物皆氣聚而成形有聚必有散雖
散有小大遅速之不同其散一也
謹守下學自能上達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无序便差
曾子所傳无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内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決小人當先自脩不可專尚剛強夬曰告自邑
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内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无悻悻之色決小
人之善道也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理氣雖不可分先後然氣之所以如是者則理
之所爲也

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聖人之言雖零碎說而合輳起來則皆貫於一
諸子之書非无喜言但欲一一合輳爲一則有
不通者矣理直是難說謂无形則須有理謂有
理則又无形惟默識之可也
理直要心得難以言語形容之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
不是知在先
理氣不可分先後只於太極圖可見
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而其根却自靜
中來如天之四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於
動動又根於靜所謂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也
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
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
◎此圖中一小圈即无極而太極動而生陽是
右邊陰爲之根靜而生陰是左邊陽爲之根方
其動也則太極附動而行方其靜也則太極依
靜而之陰陽相根理氣混合元无間斷先後
一陽止於二陰之上山之象一陽剛也石也二
陰柔也土也觀之山可見

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皆失矣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无以察其妙耳如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人也其理則道也須是於手足之類身上操持其理斯存所謂人能弘道也若手足之類不加操持則理豈能自存哉此道不能弘人也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目口鼻之類无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天德亡而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塊然血氣之軀與物无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德之本而爲踐形盡性之要也歟

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旨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得而窺測也

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眞說夢耳

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

是疑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

理既无形安得有盡

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江水或一溪水或一沼水或一鍾水或一盂水水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水盡或一溪一沼一盂一鍾水盡水盡時各水之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則常存初不與水俱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而理无聚散也又可見矣

易有太極言氣以原理太極動而生陽言理以及氣有形者可以聚散言无形者不可以聚散言

後人開口論性天道而其理益隱矣

近世儒者割裂経史子集百家之説區别門類綴集成書務欲包括古今間目以為决科之利使後學轉相剽竊但資僥倖利達而无以資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

為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為己之學也

聖賢専以為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為人者況以

科舉為人之學教人乎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近
見性與天道誠有不可得而聞者
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孝弟忠信仁
義之道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
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
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為何如
俗儒不知教人之本或為講語之類使學者誦
習全文為說書應答之用其壞人才甚矣
諸子百家皆有可取之言但欲句句求實用則
有不通者矣故曰致遠恐泥
聖賢之書綂體純粹而不雜諸子之言雜駁中
亦有純粹者取節要可也
江邊石壁无寸土而草木生之尤可見則陽之
氣
无物有大於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
識知此理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氣象
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後儒纂集雜說語錄附諸經書條下有語同而
數處皆見者幾於曰若稽古三萬言矣

各經四書註脚之註脚太繁多竊謂不若專讀各經四書正文傳註熟之又熟之以待自得之可也小註脚太繁多不惟有與經註矛盾處亦以起學者望洋之歎

學者於正經傳註尚不能精熟卽泛觀小註中諸儒之說愈生支節而莫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餘力而參看之可也

外慕者皆不知其味也

知理之大則知萬物之小形而上者无窮也

天地間无別事只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已

太極圖右半陰中之陽卽程子所謂靜中有物乃十月純坤中之陽也

理一分殊開眼便見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人倫日用之常善觀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矣

耳須非特聞人言語爲聲入心通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於耳者无不悟其妙也張子喜聞驢鳴之喜亦如此

觸目皆物物識其理所謂眼底无全牛也
要當於有形處默識无形之理所謂費而隱也
物格知至則識太極矣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
小者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今人日用言行將謂
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聖人大公无我眞天地之氣象後人區區小智
自私晝夜圖爲无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
之卑陋也實當脩其在己者无恤其在外
己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己有善人毀之不足怒

靜思善皆己分之當爲初與人一毫无與若纔
爲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在外者皆不可必在己者皆所當求
太極反之於身精而約者也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
百行之間後人論太極即作高遠不可究詰之
理求之去道遠矣
只於身心口鼻耳目手足動靜應变接物至近
至小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
六合之外也然近者小者就盡則遠者大者可

默識而一以貫之矣

太極乃至精至約之理全之者聖脩之者賢

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

疾惡之心固不可无然當寛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特宜而處之斯无悔切不可聞惡遽先自禁撓縱使即能去惡己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着无事者所謂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者也

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為處事之本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耳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顔子於聖人之言句句无不識其理而踐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不為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螢隨時而出應節而鳴无非教也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
太極乎
如崖石上草木豈有種皆氣化而生也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上山下
火火爲山掩明不獨遠故有此象
天地之初總是氣化今則氣化形化竝行而不
息
天地之初人物无種純是氣化自人物有種之
後則形化雖盛而氣化亦未嘗息自今觀之人
與禽獸五穀之類凡有種者皆形化至若昆虫

爲

草木之類无種而生者尚多試以一片白地驗
之雖掘至泉壤暴曬焚燒其土俾草木之遺種
根蘖皆盡然一得雨露滋澤風日吹晅則草木
復生其處此非氣化而何又若腐草爲螢朽木
虫蠹濕氣生虫人氣生虱之類无非氣化也或
謂形化盛而氣化消者竊以爲不然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
氣是也知此直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
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无形之理來所謂无
非至教也

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

讀書只當以正文傳註爲本正文傳註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叅考語録諸説竊見傳註之外皆有諸儒小註經文不過數語而小註乃至數千百言其實學者不但不能周覽并經文傳註亦不能精若有大聖賢作必重加芟削矣

人果能誠心求道雖五經四書正文中亦自有入處若无誠心向此雖經書一章反覆以數萬言釋之人亦不能有得也

二程因遺經而得不傳之遺緒今之傳註可謂發揮詳且明矣而學者莫肯盡心其間何邪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聖賢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説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爲之説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

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思其實不能眞得於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之教為慮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

易書春秋誠有不可強通者只當缺其疑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易書春秋以數千年前編之傳寫豈无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

密汝言和汝氣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无為

薛收問仁文中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五常之本也問道五常之一也

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耶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為不出非果非耶何其既出而好之者衆耶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缺既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

其殆有所棄而至邪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邪余皆不知其故也

三教之説其来久矣使教有三則天地之化亦有三矣

観奇偶則知邪正有迭勝之理扶陽抑陰距邪閑正非聖賢吾誰望邪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邪

夷服夷音夷行人皆知惡之而有不惡者何邪

脩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无如大學

他書非无脩己治人之法但散出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學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大學全體大用之書也

大學文簡而包括无窮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无不括盡

論治而不本於大學非所謂治也

大學八條目功夫一節不可缺

大學之道其至矣乎不行於世也久矣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大學乃諸書之指例
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叓
如是則鮮失矣
經傳究竟而不可言者所謂密也
理非利口弁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戒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叓可止

可行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
出於一而下无廢叓也
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
任者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
臣不使預叓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
漢可見
舍大學之道而欲復三代之治未之有也
漢唐宋之治所以苟簡而不能復三代之隆者
皆不能盡大學之道耳
唐太宗欲興礼樂可謂不度德者也

或謂識得大儒佐漢興以禮樂為治其效當不止如叔孫通制禮之小竊謂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治家則以私昵為治則以雜霸於人倫之序與和者蔑如也使有大儒生其時果能變其已成之氣習致君德如三代之隆邪不然則亦无如礼樂何也

太極者萬理之總名

三綱五常礼樂之本萬事之原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脩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

理極難説大抵神妙不測不問遠近幽深大小精粗无乎不在

可見者是氣氣之所以然便是理理雖不離氣而獨立亦不雜氣而无別

看來理一齊皆具而无一物能外之者

氣則萬變不齊理則一定不易

天地生人物不是旋安排箇理來與他蓋合下便已都定了无添无減无多无少萬古只如是

有此理便有此物有此物便有此理元不相離

以勢利交者安得不後離

易之卦爻象數皆是乘生的、
為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易從至微以到至著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
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畫前之易沖漠无眹之中而萬象照然已具、
也
徒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備
太極中无一物人能中虛无物則太極之妙可
默識矣
百姓日用而不知皆為氣所隔昏蔽之極殆與
物无異
理明而觀衆論之得失了然
无毫髮欠缺无瞬息間斷
此理真不得而名故夫子取无聲無臭以形容
之若以物喩之卽滯於形器矣不可以方所求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
差者多矣

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竒怪之物侈言
之何邪

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无私怒也釋氏
極言其神妙无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
書不尊其教者即報以種種之罪又何其量之
小而心之狹邪

太極圖一以貫之

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无不在吾道一以貫
之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讀之千古可見其心老莊
之言回邪艱阻使讀者不可摸擬此其所以爲
正道異端之別

聖人聞人毀己譽己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
太虚湛然

教人之法至程朱而復明

教人不以小學大學爲學不由小學大學皆非
教非學也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工夫多早移向此庶幾
萬一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此有深意

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
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不以礼制心其欲无涯
心无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
哉
衣食之類本為養生之具不可缺者故聖人為
治必開衣食之源以厚民生故衣食飽煖足矣
若過求華麗之衣欲以是誇人而有道者无足
觀也必欲極口腹之欲養小以失大君子不為
也是則衣食取足者天理之公過為華侈者人

〇一本有易大象三字

欲之私君子謹之
釋老之高只是无欲无欲而滅絶倫理故曰高
而无實
後人只為多欲故為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
无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得而小之
〇君子法乾之健只无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重坤相因其勢極厚君子法之以厚德載物
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水相續不已有
恒久之意故君子以常德行相沓而來有重復
之意故君子以習教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悪而嚴天高去
而不留山早下而常止有懸絶不相及之勢君
子猶天也小人猶地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
人自不能近故取此象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火照
有明意山靜有慎意火去又有不留之意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人
聚既衆易致變故故除戎器以備不虞
地暗火明明出於暗為晉君子觀其象以去暗
即明故曰以自照明德

雷出地中其聲大而氣和暢故樂之聲音和暢
象之機不可妄發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
此意近老子之術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
聖人贊化育之一端
雲雷參錯震迅乃天地屯難之時君子觀其象
宜經綸以濟時難
震動坎險時之未通君子宜不遑安處以濟其
屯
火雷噬嗑火明雷震先王明罰取火之意勅法

取雷之意
以茂對時育物皆實理也故取法於无妄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莅衆之道
也
旣濟乃已盛而有將衰之兆故當思患而豫防
之
剛明兹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繼照光明以照臨天下也
澤沒火則火滅火燥澤則澤涸相革之義也
四時寒暑迭相更革故治曆明時取革之義

類族弁物各別其所同也
臨下之道无過於教思无窮保民无疆
山下有澤澤匯山減乃損之義人所當損者莫
過於忿怒嗜慾也
麗澤有互相浸灌之義講習有互相滋潤之益
上天下澤其分甚明弁上下定民志法之
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實君子居位法
鼎器之安重故能凝聚上天之命靜則聚動則
散故正位足以凝命
木上有水井其出无窮君子勞民勸相亦无倦

天之不息以剛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剛
地厚无水不容故為師君子法之亦當无物不
容也
天下有風鼓物无不周徧誥命施四方法之
隨風巽風有漸次柔入之義君子法其象亦當
丁寧其命於再三以行事則入人深而人易從矣
雷相沓而至聲可畏无甚於此故君子以恐懼
脩省
艮内外皆止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木自地出為升君子法升之象順積其德自小
以至大
澤性潤下山體中虛内能受外也君子亦當虛
中无我以受天下之善
天氣也山形也以形畜氣所畜至大君子法之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上有木為漸長之義君子居賢德善俗亦當
以漸而不可驟
風行地上无不周徧先王省方觀民設教亦无
不周徧
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取其義
他物相比猶有間惟水與地相比无間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
辟難人不得以祿榮之
過恭過哀過儉皆過之小者也
上安由下厚故剝上厚下以安宅
山下出泉雖蒙昧而有可行之理山上有水則
窒礙而有難行之勢故君子觀蒙之象則當果
行育德觀蹇之象則當反身脩德
果行水之義育德山之義

天上水下天左水右二者相違而爲訟君子觀
其象作事謀始則訟端絶
亦可見
只六十四卦之名儘有義理以言者尚其辭此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雷入澤中聲向闃寂嚮晦入宴息取其義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明庶政
取火之義无敢折獄取止義山下有火明不能
燭遠故其象如此
制數度議德行節之義

君子議獄緩死出於中心之實故取中孚之義
中孚全體則中虚二體則中實中虚如心之无
物中實如心之有理
火上水下各行其性而不相資故君子觀其象
以慎弁物居方弁物謂水火二物居方謂火上
水下凡物皆然
風行水上渙散之義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
山本高地本下高而能下謙之義
過惡揚善非内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振作其民取風

畜養育其德取山義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祿
取澤下之義居德則忌取乾健之義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雷雨作解赦過宥罪取解散之義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者秉彝之自然
異者制行之當然
君子需特飲食宴樂以需之
隨日入之晦而宴息隨之大者
陽根陰陰根陽而太極之理无不在焉程子所

謂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道者何太極之謂
也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无迹
金剛經只欲説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
迹此所以偏於空虚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
皆實
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
度時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備犯者至
少故肉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皆與古異
獨欲復此法殆有屨賤踊貴之譏矣

先儒謂肉刑於今死刑中施之亦足以寛民之死
太極圖右邊黒中之白白盡即為陽非自右而
左也左邊白中之黒黒盡即為除非自左而右
也但假象以顯義姑以黒白分左右耳
静中之動亦自此起動中之静亦自此起非有
二也
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无累異端必求一超
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説有是理乎
聖人大公至正之道開眼即見萬世无弊
雨亦有就隨處雲氣蒸騰而成者亦有自他方

雲氣風雷校持而至者雖有遠近不同及雲氣布濩周匝則无間矣

想韓文公敬太顛只是被他説着已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太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説格之此公所以爲其動也

爲學以四書爲本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漢唐以來正教與異學並行而學者莫知所宗自宋諸君子表章四書五經而發揮之如日月經天而爝火自息有志之士宜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庶不負先正之教云

四書滿天下眞知實踐者蓋有之矣吾不得而識其人也

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无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秋求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於身心則有實用矣

惟无欲最高有欲則卑矣

伊傅周召佐王行道其功大矣而彼不自大也如有自大之心則非伊傅周召矣

舜爲有天下而不與分定故也
天地日月風雷雲雨金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健順麗明險陷止動説入八卦之德
楊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澁奇古之詞何邪
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无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无量何邪
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著彼欲滅絶者也及其論聲香色味之盛文極人世之所无者而誇耀之何其自相反邪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句之理自然與心融會爲一斯有所得矣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説未有不流於禪者
太極是易之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无限事是易之蘊
下民雖所稟之性皆同而其實拘於氣質愚昧无知者多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使皆有知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如異端恠誕之説分明理所无者而民皆靡然信從之可見其无知也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虚氣稟下則惑於
罪福要見道只在存心心存則觸處與道相値
心不存則雖至近者亦莫識其爲道矣
程子釋中庸鳶飛魚躍曰與必有事焉而无正
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存心之謂也
萬事猶可力爲只此理非力所及
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无遯形心明則理无
蔽迹昏則反是
惟心明則瞭得理見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
不能外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
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
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
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
有聚散理无聚散于此可見
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

理如日月之光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消息者氣而所以消息者理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

讀書錄卷之五

讀書錄卷之六

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荅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為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无迹也歟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為虛无之弊

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古者詩書礼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无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粗近而論議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婉略无

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玩此
亦可以進德矣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己有涵養
之功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
佻薄淺露者雖其人无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
變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无節則心
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淆之頻數則
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
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
自見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顏子於聖人之言无所不說正與不違如愚互
相發事來不問小大即當揆之以義

萬物本諸天萬變本諸心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功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

敎不以道則非敎學不以道則非學

古之學也一後之學也支

心不錯即諸變不錯矣

公於己者能公於人私諸人者由私諸己
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綮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法言濫而晦中説暢而淺

中説勝法言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揚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

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徂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語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妄

默觀太極圖與己一一契合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无過太極圖切

要者无過西銘

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也雖有要而人自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无餘言也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源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觀群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宋以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實過其名者魯齋其人也

須弥納芥子以形言芥子納須弥以理言

程子持敬之一辭亦萬世爲學之要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无欲皆爲學之至要

讀書貴知要只顔子四勿心不絶想口不絶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理无影就事可默識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无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礼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程子曰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得此一證則此理萬古常存而不亡可知矣

理為主氣為容容有往來皆主之所為而主則
不與之俱往
元亨利貞天之命也仁義礼智人之性也四者
惟人與天合而得其全就人中細分之又有氣
質清濁通塞之不齊有全之全者有全之半者
有全之少者有皆不能全者其品蓋不可勝計
也至於物則拘於氣質愈不能全矣如木得仁
之性火得礼之性金得義之性水得智之性皆
不能相通也蜂蟻得義之性雎鳩得智之性虎
狼得仁之性豺獺得礼之性亦不能盡推也是
則同者生理之一源異者氣質之萬殊
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呼犢而鳴鳥護子而
翔鷄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噬皆慈愛之發於自
然也但為形氣所拘於此一端略能發見他則
不能類推矣
天將陰雨而穴居者先知如蟻出而鶴鳴於垤
是也以此見物物各有一性
至微之物尤可見其性識之靈常看蟻出穴者
雖行百步之遠一往一返行列不亂而又不迷
失故穴非其性識之靈能若是耶

理一作某

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无知而有性
性之本體未感物特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衆蟻得一物合力舉之以歸其穴謂之無知不可
仁義礼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无忘之謂誠
无欲如至清之水秋毫畢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理昏如水至濁而寶珠暗此先儒之成說但先儒以氣稟言痘以人欲言
犬至賤而有義主家雖貧甚而不去亦可見性无不在也
鳥迨天未陰雨而綢繆牖戶亦其智之一端
鳥性巧如燕作巢之類可見
瓜瓠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又似有心者盖主宰乎是者乃其心也
鴻鴈之避寒暑鶺鴒之避風皆其智之一端
鳥獸皆知寒煖飢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礼

義之當然乃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晦菴朱子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礼智之粋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今人開口論治道殊不知治道之大不出乎大學一書

孔子教人説下學處極多説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特不得不然耳

細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即其心也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程子曰善固性也悪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可見理雖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

仁義礼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為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道也徳即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徳也誠即是性之真實无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誠也命即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命也忠即盡是性於心非性

之外別有一理爲忠也恕即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息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謂歟

一而无二

内外合一性與理无二致

太極中无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天誠可畏迩而吾心吾身密室顕地无非天也敢不畏乎

人爲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人而人不可欺曷若不爲之愈也

性一也本然之性純以理言氣質之性兼理氣言其實則一也故曰二之則不是

程子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萬變不齊者皆氣之所爲而理則自若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凡待人當盡其忠而不可以欺人我一至欺人實所以自欺也二十四字アリ

此理為氣所挾持或善或惡至於萬變之不齊而其體則一也

性譬如一源水引去清渠中則水亦清亦猶氣清而性亦明也引去濁渠中則水亦濁亦猶氣昏而性亦昏也是則水有清濁者渠使之然而水則本清性有昏明者氣使之然而性則本明此先儒之說余特述以明己意耳

理本齊而氣不齊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與焉至或理有特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揜終不能常久開通所謂為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亦莫能致也

○應事周密処心泰然ノ八字アリ

敬字一字无欲字乃學者至要至要

余近日甚覺敬與无欲之力

此理経宋儒大加發揮之後粲爛明白眞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為惡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為惡也如陰符経五賊之說可見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相滓消融未盡

氣自是新者非既散之氣復爲方生之氣程子論呼吸亦如此二十五字アリ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見氣強而理弱

〇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復何言哉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蓋當體皆具亦无至亦无速

理只爲氣所隔蔽故不明去其蔽隔則天理粲如矣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君子惟義是守命有所不恤也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掃却浮雲而太虚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己有富貴之命一切不脩人事恣縱妄爲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懼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而恐懼脩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星命家最悞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变而不廢其脩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爲不義之事可无傷也恃此而取敗者多矣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己有人於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求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求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

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
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程子曰脩養之引年爲國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言也
觀无逸耽樂之戒則知祈天永命者誠有在
程子曰吾以徇欲傷生爲深恥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爲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眞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眞爲善矣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可驗間有不然者幸不幸耳

枉一作罔

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

心纔敬則人欲銷而天理明

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獲福宜也小人之獲福幸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曰時而已矣

位與時學易者宜深體之

理无窮而氣亦无窮但理无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溫熱涼寒氣也所以溫熱涼寒理也溫盡熱生熱盡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溫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

氣有聚散理无聚散于此又可見

人有矜伐者亦勞矣

无形皆是道有形皆是氣氣形而下者也道形而上者也

初无內外也

人只於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无間

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无非眞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无間也

程子所謂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
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
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
彼此元不移也
外慕者內不足
萬物各有定分已不得一毫侵預之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造化亦然
如此物未生時此理不是先此物已生時此理
不是後一以貫之

應事既已理依舊在此元不隨去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
各付物
知無極而太極者窮神之事也
只主於敬纔有卓之不然東倒西歪卒无可立
之地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泠
然而風生鏘然而虫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
鱗者適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
深思獨得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恍

敬爲百聖傳心之要化見於書者尤詳程子發
明其所以爲敬之義精矣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纔到理處便難言
滯於言則愈蔽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何言哉即无極之妙
千古爲學要法无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叓
可爲亦爲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
者淺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傳之書宜熟讀
後世非无救時之相只是規模淺
相業有格心之學則其規模宏遠矣
歷代世變固不可不考然當以明理爲本
春秋謹嚴不止於謹華夷之弁字字謹嚴句句
謹嚴全篇謹嚴
春秋意在言表
春秋詞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
上難矣

興師以正任帥得人吉之大者
師卦辞最明
興師擇將行賞用人之要莫備於師
興師之義既正又得丈人為之主帥在我者先
勝矣征伐其有不克乎
纔說理便无可言者
理氣无縫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太極不可以動静言然舍動静便无太極
理是天地萬物之極至處更復何言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書終於秦誓殆聖人之微意歟
書所載皆帝王経世之大法而終之以侯國之
書豈非衰世之意邪
孟子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舉目而皆物即物而
道存陳司敗謂孔子有黨孔子曰丘也幸苟有
過人必知之其氣象之大可想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唯
聖人之量道也自无滿特近觀人素稱有量者
不能不滿益信程子之言矣
道大无窮盡无方體聖人體道无二其量无所

不容又妄有滿特耶

此理眞實无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虫陰陽五行萬物萬変皆有常形定則亘古亘今而不易若非實理為之主則歳改而月不同矣

一理一切穿透又不黏帶其妙不可言

観人之法只観含蓄則浅深可見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无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観人之法聴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人有本而露只是浅深則不露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浅之尤者

流泥塞流水人慾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為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此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耶惟仁義道徳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也

凝重之人徳在此福亦在此

當如是者即是理如春當温夏當熱秋當涼冬當寒皆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如又當喜了十當、

孝君當仁臣當義夫婦當別朋友當信理也不
如是則非理矣推之萬物莫不皆然
堯舜之心萬古如見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天地毀則无以見聖人之
心
道學明而異論息程朱之功也
本然氣質之性具見於太極圖
天心豫本於吾心豫
凡有形者皆氣无形者皆密
内外合一无纖毫之間

惟特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
斷
余直不欲妾皆一人前特妾皆人或終日不樂
或連日不樂
事少有處置不得其宜心即不快必皆得宜心
乃快然而足
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為陰陽之精聖賢為人
之精金玉為石之精珠貝為水之精文木為木
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

以特而敬順之忠而覺之布令信所不食言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各言也
知止則有定不知止則心不定
理明則心定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源故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只為理同
天之生物一本故一以貫之
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无間故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觀太極圖可見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敬以持己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特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一只是性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
一以心言貫以情言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順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阻戚
順理都无一事
順理則泰然行之无所窒礙不順理則蹇矣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私欲盡而心體无量

出前

虚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理明則心定萬事定

所惡有甚於死者人皆有是心也觀小學所載夏侯令女盧氏竇氏二女之事皆婦人女子非素閑於礼教者一旦臨利害之際寧就殘毀危迫糜軀之禍而不肯易其節非所惡有甚於死者能然乎

道學明而異論息程朱之功也

字雖六制而其理實出於天如一而大爲天二而小爲地之類可見

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書其一也

河圖數之始字畫之原

水火二字分明乃坎☵離☲二卦順置之可見

常使有己則不隨俗而變

韓文公交友忠而不反於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舎而不求爲忘求之太過爲助長勿忘勿助長

漢文帝嬖鄧通武帝嬖韓嫣哀帝寵董賢男色之溺人也如此

心是氣平而身體之泰和舒泰不可言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寇輒入保不戰如此數歲
一旦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
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
大國又曰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
後之孫子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戸後如脫兎
敵不及拒古人用兵之術大率類此
顏子仰弥高鑽弥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
博文是明此理約礼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恍
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尓是目中了了見

此理雖欲從之亦由也已是不可熟此理理者
何即天命之性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
聖人之身者也
一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詳矣
太極者理之別名非有二也
太極即是理就太極上愈生議論去道愈遠
統體各具之太極非有二也
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
各具一太極也

合仁義礼智言之是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礼智
言之是各具一太極
後學不知太極即是性因見其名異駭而不敢
求其説大道隠矣
四書通則太極之理不待講説而明矣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无極是指此理
无形而言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
之法
丙吉為相上寛大好礼譲不親小事時人以為
知大體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
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廉而自容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道理浩浩无窮惟心足以管之
萬化常然者理自如此
虫不得不鳴者理也
愚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

所不戒

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

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為文猶斷港絶潢之無本雖強加疏鑿終亦不能貫通為一眞无用之贅言也

陰陽變易而理常存所謂恒也

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為而理則一定而不易所謂恒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愼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

知賢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退不若不知之為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能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惡而不能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无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漢元帝因京房之言知石顯之姦而卒不能遠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聖賢學性理學其本衆人學詞章學其末

所以為學者只為人固有之善爲蔽於氣質物
欲有時而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
之外不加毫末後人不知學其所固有而學文
辞之畫字類求工求奇徒弊精神於无用其失
遠矣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
學
孔子稱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二者君子必
慎所取焉
君子如玉反覆覩之温潤瑩徹无瑕

史稱韓信知高帝畏惡其能乃知高帝欲去信
之心久矣雖无陳豨之事殆必不免
呂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
其能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欲去信之心必露
於左右其討陳豨也空國遠征信留京師帝豈
无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知而呂后自知之
故變告一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能信
以蓋世之功爲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飛語
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
心久而有密計也審矣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虚雲物之斑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昭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礼小大粲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菓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變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發者无往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哉

愛流而為淫溺仁之過也

物物各具一太極一而二也萬物統體一太極二而一也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察況精微之理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一者不可偏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

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
涉中而吉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先儒謂曹操之死於分香賣履細碎之事无不區處獨不言禪代之事乃其姦計此固也然觀孫權稱臣於操稱說天命之時操之群臣因是勸曹即眞操曰若天命在吾爲周文王矣觀吾此一言已以文王自處是以武王待其子也禪代之計蓋昭然形露又豈臨死女兴計所能揜哉

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之則循安悖之則危其有不然者幸不幸而已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

衆人見物形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天下无二理古今无二道聖賢无二心

道體本深遠難言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无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法也

莊子曰通於一而萬事畢形容道體之言也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
為治聖賢之為學皆不外乎是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
以三綱五常為本舎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
也
三綱五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
如一日循之則為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為逆天
理而乱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

年蓋可考其迹而驗其實也
溫太真為劉琨奉檄将命江左其母崔固止之
不能得至絶裾而行千載之下他人念其母之
情者猶不覺感愴於心太真乃忍此而行其本
心可謂死矣後雖有功惜乎猶不能掩其失也
取人當觀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
孟子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既失小者無足
觀也蓋人之大節莫過於倫理辟兄離母大節
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昔之智士料事多中如羊祜告晉武帝曰取呉

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又曰若叓了當有所付授願審其人正謂建儲一事也郭欽以戎狄居内地非所宜不從將有變故後來惠帝昏愚紀綱頹弛戎狄亂華皆如二子所料其可謂智士矣

言敬莫詳於書但挈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性外无道率性即道也

學道固自聖賢之書而入苟徒翫心章句之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亦无以有諸己矣

理真實无妄

既曰理夫復何言只是人物之所以然者便是也

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无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爲道矣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便辟側媚小童最能傾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

矣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挺特則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偸惰而勝人欲
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日爲小人流於卑汚之
中而不能振拔矣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不可過於柔顏子克己之
功非至剛不能
敬則立怠則廢
莊敬日強安肆日偸之語宜深體翫蓋莊敬則
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倦而不知老
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玩愒歲月
悠悠無成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
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
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昌平坂學問所

讀書錄卷之六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